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峰集卷五 六

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瓊

謄録監生臣黄奕遐

圭峰集卷五

明 羅玘 撰

序

送蔣誠之知南海序

同年清湘蔣誠之出知南海同年在館諸君作詩志别而俾予序之葢其弟敬之同在館也誠之領辛卯鄉薦敬之丁酉發解至丁未同舉進士自辛徂丁後先上春

官亦既差池矣而畢竟至是乃同有獲其可歸之偶然也耶天生仁賢為世道計非以榮其身昌其家而已也嘗思是科未入棘先二日天晦霾雨雪先一日夕滌霽四鼓入試天無纖雲達旦益朗午温入酉風士既出復大風雨雪洎二試如初三試又如之試已風霾相繼晝冥若有物為之自知貢舉下遞相贊慶以為休徵在院至和所召必有非常之應於其間者既撤棘兄弟同薦名者誠之敬之出西粤淶邦祥邦玉出南粤石邦秀邦

彦出趙郡陳宗之亮之出南畿家自為耦八人焉噫亦異矣哉余不通於古前此有是否乎兄弟之同生固若牟麥之同樹然其地同雨露之滋同其耔耘之也又同然其登也則不能無秕者矣而况合院之士兄弟之同試則有之矣而四家者獨爾其盛何耶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箎言相和而和也豈其和之積也極其盛而先於同試之士與陰陽之數八則成卦樂𩐋之數八則成聲將國家至和之運在玆而八人者適當之也唐虞之

時高陽氏有子八人爲凱高辛氏有子八人爲元數皆以八而親則兄弟也而治實頼焉兹八人者將爲凱乎將爲元乎誠之與有責矣南海之行且别也烏足置齒牙間而爲輕重哉雖然余之私見則然耳故因而道之非通論也諸君智炳余先其製也豈無出此者乎

送南京太僕寺少卿鄭君之任序

尚寶司禁中署也其扉與黄閣對置在掖垣之西其職在章璽符契凡涣汗之頒門闗之信百官之籍將帥之

征行信使之稽驗咸與有事焉有大朝會有大祀事大行幸則乘輿之導斧扆之侍在諸侍從先其寮自卿而下恒僅四五人每以寵元老帥臣之胄子爲之間自諫垣入者廣數十歲乃二三人而吾同年鄭君體元其一焉乃丞也今年夏四月南京太僕寺以少卿缺請乃以體元往補之則非銓司者所敢以擬也明矣古之人有言曰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况朝夕左右曾幾何人邪而顧容以擬爲乎朝夕左右者不留以朝夕左右葢必有

出於朝夕左右之上者矣體元於此其可不知也哉内之太僕外之苑馬馬之所有事者也而折衝禦武之威寓焉今之據清要地者往往視之以為冗曹又若輕塵馬眇其為鄙事至或臨轄而按督之例侮其末屬於庭中以為戲樂於乎此何為者邪抑能驅虎豹犀象以與敵人從事也而無所事焉歟要之非也易其所可辱者而辱之以標異其隆重而已耳可笑也已而不知其官之威日以削奪其心日以苟一二有志者又畏避脱免

不得已以昏衰僝愆病之老充之而事之必至於末如之何當宁所以勤勤也雖然非改而崇重其官不可崇重其官非自其長貳始不可崇重其長貳之官雖朝夕左右之臣又烏得而靳哉予也仰窺末光有得焉於同年之餞體元也敢以為告於乎體元其念之哉

具慶榮壽詩序

弘治甲子春貴州右叅議翁先生走疏請歸休于鄉其子禮部郎中應乾為上之上可其請乃進江西左叅政

以旌之以為後勸然其年已望七矣熊恭人年亦如之而方留於應乾之養故兹先生在姚江恭人在大都而五月戊戌則大都之慶也子壽其母也子且憶其父也妻且憶其夫也如親至姚江焉安知是日也不自姚江父憶其子之壽其母也夫憶其妻之受其子之壽也而遊神於大都乎七月壬辰則姚江之慶也父且憶其子也夫且憶其妻也如親至大都焉又安知是日也不自大都子憶弗獲壽其父也妻憶弗獲壽其夫也而遊神

於姚江乎是其仗精神之感通爲會合以志意之眞實爲孝慈者其拜舞之蹁躚觴豆之豐崇而不以志養者視此何如也然則姚江之距大都父子夫婦之間夫何萬里咫尺之有或者應乾迎先生於此以偕恭人之壽號於人曰吾其縉紳之具慶者其如先生方幸脫紛囂而復就紛囂何未可也輟其官守奉恭人歸以偕先生之壽號於人曰吾其里閭之具慶者其如先生之乞身也方諉應乾以爲報稱之𣪍何未可也然則如之何其

可也古稱良史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為得職而茲應乾之意可謂難知矣情可謂難顯矣應乾嘗肄館中也於其能通之發之者又不知也乎若予也者濫竽者也其亦有不知也乎然其能者應乾嫌於自彰也喋不以言若予也者知重同年也且同業也不嫌於濫竽也欲强而附焉於是作具慶榮壽詩序邀同年且同業者凡其人詩以繫之納諸應乾俾以為獻應乾之意與情其亦於是而少暴矣乎無也

便輅省慶詩序

葉太安人晉江趙氏八十壽母也以其子戶部員外君為主事貴獲令封晉江南方海山樂土也子女孫曾盤旋膝下致水土鮮甘宜老之品貿易君遂不得以其私水陸萬里迎致京師恐奪所宜居為嫌及今壽期屆適則王事孔殷無敢祈請又以其初不遂迎致為悔方徬徨亡羊莫之為心乃今月某日上以海南島夷就俘實沿海諸戍將士功詔君發金幣往賚之海南古珠厓地

也計其所經舟至維楊由岷江入番湖泝贛江踰庾嶺
西道也絕爪步入吳中泝鵝湖踰黎嶺下閩中折西而
漳而湖東道也均孔道也顧其行者其土何鄉也土乎
閩則固道乎閩而已矣則固君之家門値焉命之下也
則固有先聲于其兄弟者焉兄弟知之忍能不以告太
安人乎太安人有不喜而刻其至乎况於君之既至乎
其僮奴有不操篲以俟潔除餇牛食豕以待烹擊者乎
况躋堂而眞進匕筯乎其姑姊妹之在他族者有不企

踵以需其期乎況眞於慶餘而旅酬乎是固若天子知之私有所假貸君也或君孝思之至而天固有冥會者存邪不然當遣之官如君者亦容有如君之心者而皆莫之及而卒值君何也夫人有所甚欲者而或以投畀之雖其偶中之亦未可欺其不知而已其報也今君將何如其報哉故於其寮之請序便輒省慶詩也敢私朂焉其月其日其稱觴甫畢候也尚促事事歸朝毋緩

送曾君知登州府序

登州古曰暘谷堯命羲仲宅之以寅賓出日地也今其事廢天子守臣治焉其職主於上宣下達發育元元輯寧邦家者然而既居其地則所以祗迓陽光導先淑氣而布之天下要自不可以百郡比宜得髙朗竒偉士為之而吾友曾君貫辰適當其選君嘗以書經魁江西登進士入刑部為主事進副郎至郎中居中閲章奏慮南畿大獄蜚其英聲於人耳人以得見之晚為憾者滋多兹之去也尚書白公如去左右手同官倀然若褫燭於

閣去硎於庖而吾鄉人與居方若飲醇醪頓覺撤而覆其卣寧能無私憾於登民邪吾意登民尚未必知君也昔蘇公文學聲名遍天下兒童走卒殆亦知之而其守是州也父老之來迎者猶恐其不如馬使君則登之僻在海濱其民之陋而寡聞豈其自古而然邪亦饑渴之人入市壓而過烹魚煿炙之肆嗅其羶薌非不知其美也然以未試嘗之於此而遺以簞食豆羹又豈烹魚煿炙之足嗅哉父老之德馬而少公其或以此及公召還

葢未閱月也民始覺其薫漸之不終而憾其去之速乃知烹魚炳炙既入口吻終為奇品而饑腸渴胃寧可得遲遲而飽餮也邪今距其時已數百年其民之陋宜亦於是而少瘳乎而饑渴之望飲食雖百世皆然也然恐以君為奇品嗜之而不忍釋而君或如蘇公之召此則嵒民他日之憂也其去思之碑與堯典同不朽是則同官別君之意而予瑣瑣贈言亦有光榮矣乎是為序

送朱君知廣西府序

王者之視天下猶其身也首居百體之上冠以尊之髮日沐櫛而面日盥頮之耳之懸也有瑱焉口之脂以澤其燥皆為其近於首也觀視之先不可茍也此下則項領臂掌脊背腰膂胷腹臍胯洗濯必以時日無脂澤之澤焉然槩而蒙之以衣曳之以裳束以裿私蔽膝以韈納踵以舄而後體之容充以莊也然其髙卑煩簡輕重隱見之序亦察矣故其集羣后於闕陛而不病其冗布百職於天下而不病其浼侍褻晃者不自以為䏔殿荒

服者不自以為疏知其皆同是天下也如首之至踵同是身也今天下雲南為最遠雲南所隷廣西府又最多瘴癘而幽阻物産無珍竒而蠻獠雜擾易煽以變譬之於身其亦膝踵之間乎而世之擇利自便者目為惡地商不以貨來吏必以計脫至屢歳虛其市廛空其廨舍是知比其身付其膝與踵不卹也萬一風入而痺之蟲螫之將舉體顫掉固未有可避而能居處也尚書庫部員外郎髙安朱君為太守當往是府人有意君不憚者

君笑曰是何傷哉方今闕廷之下公輔之寵甘下僚玄黃之文甘裏服而吾之堅勁非犀革吾之遒韌非組絲以是為鳥猶恐納時而踵決也顧猶睢盱於冠衣上體之用其將不為饕餮之人乎吾不為也吾往矣都諫祝君聞君言喜吾黨之士有恬退者屬筆於予使為序以贈

送楊德慧改任隆德縣序

吾少時就會府試府城附治之縣其宰單騎青衫從一

二胥吏日旁午走街中吾意其為臺輿末屬貌慢之問之其人曰吾縣宰也吾以其紿耳罵曰爾以吾為真不識宰邪吾之宰衣綠袍黛韡袴出乘高輿張蓋其上前驅耀巾紺綬以呵㧺輿之徒如雲也天下之宰一也彼豈貴於是耶其人曰是則子之宰必進士也進士為宰不於孔道不於臨轄之衝不於藩國之都不於戎衛兵鎮之文所以貴名羆蓄銳養高為公輔之潛地名雖宰也實則非也若吾臨轄之衝則以胄監為之也丞簿之

積資者為之也呵之可也箠之亦可也倅貳得而轢也武弁得而侮也子之宰豈吾之宰齒邪吾思之朝廷之所以體羣臣者如此古未嘗有也士其有不奮者乎今之用進士為宰異於是曰孔道以之詰姦宄臨轄之衝以之給百需藩國之都以之緝不恪戎衛兵鎮之交以之捍彊禦葢以異材待之然天下孔道孰愈於江都揚之府治焉轉運治焉漕師又治焉戎衛以屬視我也揚德慧以進士為之宰人之東西過者皆曰其詰急也其

捍尤急至觸武人怒以訟也可謂材矣上之人皆許之曰剛可謂知矣然而銓司猶拘拘焉執嘗筭曾未聞有進秩之旌至德慧有乞身之請僅改隆德以佚之而已則所謂待異材者果如是耶曾不若蓄其鋭養其高於安閒之區如吾少所見者尤有以激人之奮也雖然君子視其身如罷既鬻於人則惟人之所置而已置之静則佚置之動則勞無不可也吾友王清之嘗謂德慧為堅剛之罷若然今養之於佚地停息既久一日發於硎

而以之剸解吾見天下無完牛矣必德慧也德慧清之厚者吾又清之厚者也為之作送行序

送劉君知寧國府序

弘治九年春監察御史劉君出知寧國府君光人也少侍其先太僕公學於京師舉戊戌進士知揚之興化改徽之績溪入臺為御史廵解之鹽法又按蘇常四府皆琅然有聞于時至是朝議以寧國大府也必君行乃可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夫以東西南北而責人

逐逐焉是龍斷者之所為賤丈夫之名不可得而辭矣而為世道計者則又恐其歷之不周而日力有不足也何哉五方之民山川限之風氣局之言語之不通嗜慾之不同同川浴者被以冠裳則憂處營窟者舍以宫室則悲世固有不可以身試入而徐徐曲為之所則未有不可擾而馴者也是故惡夫迂者為其泥於此而病夫彼也是故惡夫隘者為其執於一而律夫百也此聖人之所以達於政其取於東西南北也有以夫光天下之

中土君生之京師北土也君從而學焉始政於揚東南之衝於是乎在而嶶又江以南也西之地起於解而東南之地盡於海濱蘇之地是也計君之周流翱翔望嵩高窺太行睇恒碣以臨渤海蹁大河瞻岱宗出淮泗以放乎江漢之湯湯而東西南北之觀亦庶幾乎孔氏之觀矣然則歛而尸此一方是猶秉照天之炬而置於一室也其不亦彪炳旁射以出其光采矣乎久置於室無是理也同臺諸賢惜君之别而使予言其大要後亦將

有考於斯

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序

予既第進士顧視同年皆天下之英也而時方競師唐人以為詩詩日相角而品日高中書舍人蔡從善又獨為衆所竒一時父母耇老慶索之父母耇老戚索之遠出游者索之園林勝賞者索之山水草木蟲魚圖畫者索之不則人不以為絶卷不貴焉及今為員外郎於南也得刑部人有竊議法吏非詩人所宜居者予獨恐法

吏不盡皆詩人也詩之狀物高至於日月列星之繫而其入深也達於淵泉散於風之吹噓雲之浮游雷霆之刹擊雨露雪霜氷霰之降墜昆蟲草木之生生無窮大之為海為嶽為山為川微而入于秋毫纖塵之不可見變而為日月之薄食颶風為鬼飈為祲為雷之磓斧星之墜也為石為肉為狗為老人或雨而為血滄海之堙為桑田為息壤為飛來峯其為祥也在天為慶雲為甘露在地為醴泉在物為芝為麟為鳳而於人也宮焉以

居罷焉以用冠裳焉以章其身符璽權衡焉以信羣而相害也則城郭焉以守兵甲焉以一暴亂祭於廟以報習於學以漸陶而又病其拘也有壺矢博奕蹴踘之具魚龍曼衍角觝之幻至於怪而為神仙服食吐納之術放而為孤雲野水之觀水巢石穴之居樵之斧漁之歌農之鼛鼓巫醫百工緇黄之流烏蠻白狄之方物紛如也然必皆羅致之為詩之囊中物隨取而用焉而後可以言詩又必和以五味使可咀也調以五聲使可聽也

施以五采使可觀也嗚呼詩豈易為哉使其移是心以臨天下之政乎何有而況法吏政之一事耳烏足以盡之予故恐法吏不盡皆詩人也從善行歸過其家省其二親而同官以贈言見屬從善毋遲遲於庭而遄即其所有事使為法吏如發蒙然天下於是信之而重詩人望以為政自吾同年始不亦可乎

聯芳類稿序

予讀五代南唐書見其一時以文學自見者如宋齊丘

其自待以為司馬遷相如揚雄復生不過也及讀其所為文調皆鄙俚可笑而其所著化書尤凡近無稽下伍野巫市卜而牽合附會得罪於名教者獨多又况其下者乎乃知衰世危運干戈漁獵不獨其政之足疵民之不幸而文亦因之以萎苶不振也悲夫宋有天下百年至於慶歷元豐之間可謂盛矣而海内文學之士泉湧而出雖其將家子弟亦學為文章衣白衣從進士舉而將帥類多通古今以至羈縻之帥築學宫召名士教其

子弟如楊曰儼父子者則文章氣化亦必積治之久而後盛且治也今天下之治餘百年宋不足論也人有不談詩書者為世僇辱三年大比將家子或登高科至四遐羈縻之鄉邇來亦然不獨内地而已以予所聞貴州宣慰使宋從瀕則於文章詩賦攘臂敢為之間能流傳四方其意欲與中原大家相角逐寧至通古今取科第者之足言乎其弟如晦隱君也秀而亦文從瀕與之迭為唱酬積數十年遂成編帙有所謂聯芳類稿者所以

志其為兄弟之作也今存於家要其歸雖未必盡皆醇於道而確然以不朽然其世雄遐方不為所變而又以其家學播宣敦睦之風為左衽者之赤幟以風動之益有裨於世道非細也視彼築宮教子僅獨善其家而又不知其果能與否史猶以為賢者亦遠矣嗣使君浩然從瀕子也綽有父風痛二父手澤之存於是稿也間授於鄉進士周鸞來京師請予序鸞曰是將刻於梓也予陰怪遐方之有是族既有是兄又有是弟既有是父又

有是子將必庶幾我中原世家乃巳是不獨宋世所無雖古亦未有也而况於衰亂之世乎非今積治漸濡之久何以得此予故樂為道之從顒名昂號省齋如晦名昱號宜菴葢昂必顒而省其政昱當如晦乃宜於隱其取義亦精矣嗚呼讀是稿者慎毋以其姓同而槩謂其為化書也

慶繼志周君榮壽序

尚書工部郎中周希源家本安成也有宅盈廛有田連

陌有僮之指百任其畊桑置不問一意營治官事亦不遺書稽其勤惰嬴縮有兄希冲七十一翁也則蚤夜在念鄉人至必訊其體之嬴碩食飲之增損意志之欣戚一人言然他人至又訊之答如其初則抵掌笑躍或時語其寮及邑人與旁邑人之在仕者其人反也則選水土時物輕毳温貂薧鱐湩酥蹔尚方珍異包篚而致之歲必四五發復書至則又笑躍以示其寮及邑人與旁邑人於是人皆曰郎中之重其兄也皆曰郎中之不顧

其私也相與喋喋譽郎中且曰郎中之重其兄必其兄之賢也今天子之八年詔聽民入粟補官翁應詔時年甫七十郎中則笥冠匣帶篋衣一襲歸為慶郎中亦方竣東封事北道濟還反命濟南歸水道也顧瞻輿思恨不翼而飛颺者歸與予道悵嘆久之茲將營壽都于閭實以簡命往閩雖西南偏地然水行必南安成可掠而過也郎中又笑躍出都門就道邑人及予旁邑人迫而餞之郎中曰若知予心之樂乎或曰郎中顯曹也封建

榮命也安成便道也其亦無耀于里閭族屬乎登眺故丘而徘徊乎易其田葺其廬而授算於僮奴乎是不知郎中者也人之於人也盡覘其素郎中所以蚤夜念訊諸鄉人而致其物凡以為誰也有喜而遠必慶必不至於近且忘其亦嘗誰慶乎覩物而興其思必不至於面而若塗人然其亦嘗誰思乎所謂素也今則可息念而晤無訊而見匪致而達追慶絶思光溢宅里喜延庭柯樂其可涯也邪郎中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謂也

若假威以夸毘營營以殖其私是故衣錦晝行於鄉者之所為也吾有吾兄在何敢爾惟取子言於歸日與吾兄誦吾兄亦知言人也

送裘從事榮歸慈谿序

裘從事給吾院事二年吾始見之若屏之樹于前及揖也若杵下便旋焉以側立曳其衣之裾也若輪趨而登階攝齊焉若鳥羽之厲俯而白事若不能出諸其口趨而出也油油然其直也若矢不見其非儒態也吾怪焉

居久之微覺其吳語也問之則慈之大姓行人君之從父也而隷之慧者附耳語曰是其口常吟哦者他隷又曰儂見其誦文而首肯之或反脣以訾也吾益怪焉曰其無乃隱情匿志而為是邪抑不得已而藉是以養邪抑窮無貲而姑有所待邪抑有不直之誣而陷於是邪他日頎然冠衣入吾室則士服也曰吾奉詔入粟得此雖然亦欲速湔前汚耳而行人君亦繼至請曰吾敏何追從父也從父衣儒衣二十年兩與淛士角而剛過甚

卒見汚衊吾之族老督來兹幸亦湔洗今將歸矣仁者亦有以哀若人乎則吾裘氏九鼎也吾曰信哉吾所謂不直而陷焉者是也然兹冠衣亦榮矣請以冠喻表之冐者織絲為之縠也裏之褩者緯竹為之筐也鐵以綱之使固焉漆以黏之使合焉絲出於蠶繰之而又絡之玄其色也而後始可以織焉竹産於山伐之而又剖之以為曲薄也而後始可以緯焉鐵自鑛而至於可以為綱煅煉之功不知其幾矣漆自割而至於可以為黏煎

熱之功不知其幾矣而冠工之功皆不與焉然則冠之成也其難矣乎然或誤而泥塗涴之蠅蚋之汚玷之則洗濯之拂拭之未害其為完冠也猶可鬻也而眛者遂棄置焉不亦謬乎從事令已濯冠而冠諸首是知其所以難而重是冠者歟行人君首肯而笑書之納其歸橐若將為裴氏喜幸然吾恐從事或反眉以訾吾言陋也

壽錦衣杜侯序

唐金吾將軍張萬福年八十餘始知名至今老生腐儒

不敢蹈籍武人者坐此而長鎗大戟之徒亦藉口以詑夫執毛錐子者況冷灰復然尚可為廢棄者也綴諸師尚父之後老而壯哉若今之天下一技一能各投其任無有冒焉以居容以議為者況在天子之左右一㸃一陟之大者乎雖有延齡百輩其如陸贄何陽尤宗當與其弟日夜酣飲負其癡騃以遊何至出聲言天下事萬福雖欲立奇以取名將何所賀乎又將誰拜乎將瘖瘖終此老夫而已矣其墓隧之碑不出百年匪狐狸之茵

則樵夫之礪石耳况於其身况於其名乎乃知政用不臧適為好名者之資而已而盛明之世雖豪傑無所發其名也錦衣杜侯景暘生淮壖萬福所嘗䆒許杲破陳莊過希烈之地也其亦以列校起如萬福者然其征南苗行北邉逼西羌過繩橋踰飛棧出入刀牙鋸齒水山流沙弱水窮髮之區大小戰百十合視萬福立功淮泗土中遠甚而僅得一千戶人以為食報薄也今距萬福賀延英時特九年而畧無衰頽意朝夕勗仲子行人君

如來逕過人時出驚人語使當貞元時安知不有延英之賀乎然行人君玉立人表將世其家萬福盍無之以此易彼孰得孰失萬福得無憾邪獨其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病壽九十此則侯或同也予於行人為知己而臘之乙巳侯誕日也劉彭張三子與行人遊最舊不欲闃寂舉壽觶謀於予予方讀萬福傳偶屬而比之亦春秋意也所以進侯者其亦有在哉

送光祿韓君歸姑蘇序

光祿典簿姑蘇韓君應奎未貴時予遇之于丘文莊公座始不知其誰也與公論當世人其可相其可將尤以正氣直道知幾有晚節者為賢至於與世浮湛依依在位者則欲求其面而唾之予甚驚此何人也敢於公側如此及公嘆兩粵彫敝有將來憂君矍然泣曰先公亦嘗憂及於此予因悟君為都憲公子起揖定交私幸都憲公之令德宜有若君者為之後也君退予與公言都憲公之去江西也幾五十年後之好名者亦嘗更其置

制矣然輒更而公私輒蒙其害畢竟還其舊乃始帖然而人亦無賢不肖自以為不及也其亦偉然大丈夫也哉有子如君可謂不死矣後君得選典光禄寺簿予入教内豎亟會之于東安門察其意沉沉若睡曩之飛揚跌宕高視一世之氣索然無有予不知其何以頓異也豈其官切禁近法當若是訒默邪抑予非文莊公不足與言邪予疑至今則君已請休來告歸矣皭然喜溢顏面復以語文莊公者語予予始悟若人也奚以光禄為

矧所謂典簿者邪其必有苦心咈志之鬱銖較合會之媿興俯走趨之辱葢前之簿業已為之後之簿將不為乎以君之正氣直道不少假貸如此其又能為乎知幾又君素以賢夫人者此其所以速歸也往時宦家子仕未逾時往往亦有歸者或以惰慢或以驕蹇或以佻儇或以汚墨求如君歸者予亦未見葢其教之不豫而豢養之過也於此見都憲公之教於家其賢於人亦遠矣不獨其豐功偉績之在天下也學士守溪王先生大合

鄉人餞之謂予江西人徳都憲公必厚其子也使為之序予烏能序君然知而今而後宦家子知所以仕而歸矣

京邸迎養詩序

濱州舊未有進士則雖人盡仕也烏有朝之名流未有名流則雖人盡翁也烏有封君未有封君則州縣之官日迎其親於道人不知也烏有振動朝端而人為之歌詩者此在秦臺之井未浚前時也秦臺者相傳秦皇帝

東遊人築而候之臺久不毀美木豐草蓊然其上每旦日光穿射而紫氣鬱鬱土人以爲神或俎豆之而所謂井者臺之神見夢於農夫而使浚焉者也始望氣者言州之佳氣蓄於此臺發其下當有井井浚水行厥徵人彙征及果浚而濱人猶憧憧未之信也已而王朝言四人者與予同登丁未進士朝言入禮科爲給事中餘皆布列中外爲顯曹癸丑朝言弟朝儀又繼登焉入爲行人於是濱人士大神臺之靈於濱又嘉望氣者之善言

徵而徵之發實自王氏焉少者將矯其翅逐朝言鴈行而飛颺老者皆企踵庶拉朝言尊府為封君也非復昔之濱矣朝言正色立朝侃侃天子亦甞知之擢為戶科左給事宜名日起蔚為士元朝儀亦載驟駸駸不失故步人皆曰秦臺勃鬱之氣其始發當如是及封君以迎至人之跋而望之不可及也及其逼而即之也蔚如彪如若可揥也而又不可窮也又皆退而訝曰噫所謂秦臺者將在此而不在彼也庸詎知夫朝言兄弟之成不

出於此而彼之夢與徵者其適然歟又庸詎知夫王之先不有隱德伏慶積於冥冥久而發其發也必一革其故而新之使吾君新得濵之士為用濵之士新得入朝為名流而吾人新得與濵士馳驅上下且見濵之新封君而景行之為一時盛事不獨為濵之重輕王氏之休祥而已也故一時在諫垣者皆不容默吕君丕文為倡從而和者合若干人不能詩者一人予是也然以謬當史氏乃為序

送蘇君江西提學序

江西頃數歲不知何忽異也嗒焉損其聲稱十六七天下之人雖陰自數之與他方匹指將屈亦必復伸畢竟曰不如也乃止焉雖然自吾視之亦以為不如也然吾亦有見焉巴蜀亦南方地也其去中國獨遠其附於中國獨後而其顯也獨先江西於中國視蜀為最近當蜀顯之時不聞有江西也然而不以其不聞而遂害夫後世之顯者蓋山川之氣孕靈毓秀厚蓄以有待也後閩

亦文學崛起嶺南一旦以相業鳴日南極海徼也亦有以相名者而江西尚前日之昧昧而已矣雖曰天其相之蓄而有待而亦誰其信之及歐陽公出以古文為世宗師文信公之忠在萬世則夫世之能事孰有大於此者而其人所在之地烏得而不重且顯也哉又況文章節義一時淵焉林焉於此天下又得以其顯之先者徼江西乎亦其發之遲也固有大而盛且久者存焉耳此理之常也故我永樂宣德之間猶彬彬號江南鄒魯太

平之休不無有助是時不獨吾江西之士自以為差強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必自以為不如也若夫今則大異矣而吾之出而仕者亦既隂察而寤之蚤夜恐恐焉以自退而其岸岸焉遊於學者殆必不聞不寤也能不冒其昔之聲稱以嬉以傲天下乎正自損耳吾懼焉幸吾友太史蘇君往督學轉移覺寤之機又在君也君去吾於此而謹竢之有來謁吾士也今蓬然若追奔焉以成仁取義為的求至之而又痛自磨洗毋為鉤棘軋茁

逐時之好以射進則如歐文二公者且將復出君門下矣江西聲稱之損其將不自君之張之而復振乎館閣諸賢皆以是望君賦詩為別吾又望之切者也又特為序

雲谷詩序

凡山之四竪中虛若剖甕側立或甌臾仰張或環委而缺其外或舟衡或棪修谽谺空洞可呼而應者南方皆呼之曰谷雲谷者吾未一遊之不知其何似冠之以雲

若曰雲凡谷無不雲也其孔竇湫潭多龍蛇蟾蜃土石之怪蒙翳蕗籜緼崇沮洳之蒸皆足以出氣為雲瀰漫霴䨴霞冒乎谷中有葢有幕巘則有巾岫則有屏麓則有茵朝暾晃之有錦有繡有彪駁之文章飄風蕩之有飛絮有白衣有蒼狗有鐵騎突過有冠裳巨人有輕裾僊子千態萬狀怪幻譎詭而天地之極觀谷之人得而專之故有與之徜徉相忘而厭棄百事者彼誠有見其來無窮其取無禁而亦無患也然雲無心物也以其無

禁無患而取之是謂有心不逊其名而反以名人至詩歌之不辭則為太多心雖然有禁有患者而世方逐逐以取之其果無多心乎吾閱其詩于貳憲趙公有感也公以吾竊史筆使序谷在新建清淇熊仁山實號雲谷者

送華君之任杭州府推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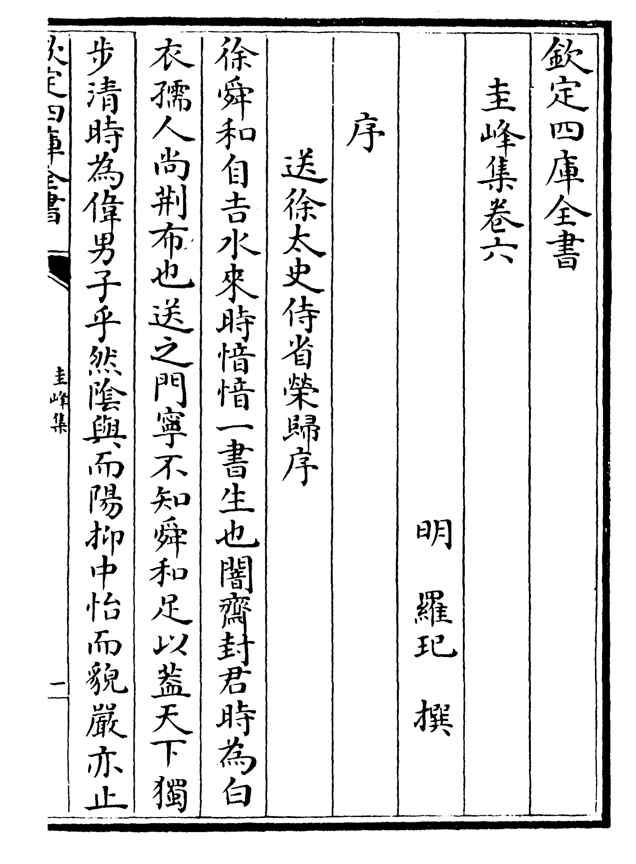
杭州府推官無錫華君前吾建昌府推官也吾免喪入闕時錫人士皆來問君吾曰君方瘠如腊黜如土炭眉

髭垂欲髡念而飲食之乎室如縣磬囊委於地人過之蹴而不顧也念而膶之乎吾皆為若謹致焉皆愕且笑以吾誕謾亦滋甚或以為謗吾遂言吾邦兹有益國之役大閹宊以暑來邦人漫不知也旦集吏出詔詔見入匭則已麾旗豎表升屋引絙百人雷呼若翼飛若蹄躪瓦裂破竹塵飛蔽天屋下婦走兒顛墮井溺竇阺瘯在床喘息待盡雖雞狗亦辟易無所遁處也卜祝令曰皇命垣於東脇東人賄垣於西脇西人賄都科曰吾欲赭

彼林吾欲陶彼壤何以奠吾治何以伐吾礎或曰潔吾館或曰具吾饔飧或曰馬幾騎或曰阜幾人或撲吾里胥里胥匿或詈吾令簿令簿匿時吾邦君亦惴惴自慴一委于君君請自持絶戒東西人毋入賄賄有常誅絶定度林相壤館傳騎乘皆以制正無侈無不充具有常供於是民不苦徙工徒不偏勞庖人廩人不告匱乏閽始少戢其慾削其威矣而踰月不寢食斥所有以佐官費者君一人而已此吾以君之實告顧誕且謗哉君治

不止是也皆釋然道君為錫增重以為當受上賞得殊擢也而君兹竟仍是官於杭州以去又皆屬君宗弟濟之來需吾言以慰噫賞罰陟黜吾賤不得而預知也或者吾邦僻而下君雖力於治主者未必知即如吾者雖言君又誰聽哉而杭兹為天下最上之人所注意耳目也况其為士也彚出而多聲鳴言必人信焉君無變吾建昌者以臨之名譽通顯之機錫人可安安焉無為君戚戚矣

圭峰集卷五



圭峰集卷六

明 羅玘 撰

序

送徐太史侍省榮歸序

徐舜和自吉水來時愔愔一書生也闇齋封君時為白衣孺人尚荆布也送之門寧不知舜和足以蓋天下獨步清時為偉男子乎然陰與而陽抑中怡而貌嚴亦止

於調寒温慎出話選所與處又其極則期以得雋外無長語也而亦父母之體吾意其自如此及舜和賜及第入翰林職史事密邇清光與二三元老周旋唯諾于黃扉紫禁間葢書生者始仕之極榮所謂偉男子也于時封君孺人聞之將不悔其始之不遂顯言之以彰其知子之明乎亦事之或然也至於寢興飲食夢寐見之寤而炎炎急欲縮地者凡天下之為父母者盡如此故舜和雖舍館未定庶事草草而以迎養為先其知以志養

者歟然封君留而惟孺人至家有居守舜和固難得而强也居數歲舜和以考績恩始封封君於家而孺人於此易荆布加冠帔忽作曰吾榮矣吾可歸矣不知舜和亦思封君甚恨不奮飛耳請而得俞賜車與船是付之翼而簸以風也然自吾得舜和與之從容浸振起吾之齪齪者亦有立於院私幸吾邦積衰之氣其必勃然而興乎而舜和又去吾恐其習於敦牟卮匜杖屨之節或便焉則於端委鵠立若拘檢束縮矣而迺其行次且其

行次且豈吾邦人所望於舜和哉胡光貞蕭升榮方有志於作新邦人也深然吾言書為序以贈

送郭魯瞻知山陰縣序

會稽山揚之鎮山也揚之域東南際海西盡五嶺而北畫于江今之為會府者五留都者一周迴奚翅萬里提封半天下而巋仰是焉以為鎮吾嘗見石之鎮物矣物安其處而弗震弗動焉然則兹山也揚之恃以為安者亦若石之鎮物兹其為鎮歟揚以縣域民而治者亦多

矣附兹山之址而縣者又豈其匹歟山之址縣二山陰秦置也為最古備封禪戒歲祀菁茅珪幣牲牢罍簋交神受釐長吏實處以承則用召休祥吾為史氏志於五行得以示勸否則用召災沴志於五行得以示懲弗敢私也故知其縣者用代吾每覘其人焉而吏部者其亦有意於方鎮之重而慎選乎抑槩其為縣而魚貫以注之乎吾皆不得而與知也及郭魯瞻以知縣來别吾曰得山陰噫魯瞻吾於進士獨韙之而太史毛君亦嘗曰

是鎮靜者他日可任重則信乎其慎選矣然魯贍亦聞
山陰今日之沴乎洪波入墟百里墊矣民其魚矣天子
方南鄉而憂吏祝皆歸之鎮嶽為祟吾以為非也鎮也
者且及於遠烏虐乎近無亦縣無長吏羣吏弗戢弗虔
容有以召之歟兹而有長吏又得吾魯贍鎮靜者為之
山靜者也而鎮山又靜之尤者也已有合矣而亦何祥
之不招邪而況於兹沴乎吾與毛君謹竢志之用以勸
夫揚之諸縣皆用鎮靜之治庶乎揚亦少安而無屑屑

於鎮山矣

送莊惇之知安福縣序

予少從長老談及於政以為天下難治皆曰吉安予曰安吉耳又曰安福予曰福安耳蓋倒訛也安吉馮天目之巖崖而福安瀕大海之茫洋民生其間其良者樵而已矣蜑而已矣少黠則蠶食於樵蜑之間又甚則剽攻冦虐而已矣其吏治固難也若夫吉安上郡也屬縣九其官于朝吏于外者小大直數百人而已乎而安福一

縣也直百人而已乎是皆居人之上語理道持法令以出治者也能以治人矣有不能訓其子弟族屬聽縣官之治乎子弟族屬能以聽縣官之治矣其外屬也朋游也有不胥勸之以皆聽縣官之治乎然則一縣之頑不率者蓋寡矣而亦何難治哉蓋彼二縣之聲倒而轉訛理或然歟或縣官者豫有侈心焉乃張皇其威聲而高下輕重舞其法顛倒之矜曰能彼皆明法與令持之譊譊以議亦其勢耳而治乃病遂曰難果真難乎令莊君

惇之以進士往惇之潮人潮之道出庾嶺下贛江接吉安而東也凡人入國入鄉無不問者惇之之來亦嘗懇而問邪問其郡則知其縣知其縣則知安福矣夫以惇之之賢而加以知之之素即選於九縣而以其尤者當惇之無不可而況於安福乎即以惇之當吉安為之守以統九縣之治無不可而況於一縣乎能于吉安則天下之郡縣蓋亦無不可者借惇之以臨吉安安知其不為安吉乎以臨安福安知其不為福安乎上之人特不

以辱賢者耳而選以當安福安福之民庸非幸歟大夫士皆為安福大夫士賀安福大夫士又為其縣之民賀賀辭予為之移以為惇之之行贈

送蕭淳仁知歸安縣序

物之復其故曰歸凡人道遠而來復亦曰歸故不得其歸則危得其歸未有不安者縣以歸安名民其可不歸而安也哉夫民之歸非自殊其途而歸之云也租以時同入庸以時同供調以時同赴毋羣而嚚毋嗾而鬬毋

作寇偷毋興妖訛毋武斷毋飲毋博是之謂同歸于治故我畔我食我鑿我飲完我肌膚保我族類而其有不安者乎如是而曰歸安民之無媿也而或入焉供焉赴焉乃差池焉而罵焉鬬焉寇偷焉妖訛焉武斷焉飲博焉乃師師也是之謂同歸于亂而亦誰與之以安乎如是而徒冒是縣名曰吾歸安民也他縣之民其有安者有不笑者乎或者今之民其冒邪而縣亦擁虛名也邪不然一常才與常流治之足矣天子宰相烏用進士治

之而進士又擇其尤如吾蕭淳仁者邪淳仁世大家聚族至不能相名而租庸之溢入于旁近凡五六縣蓋山澤一僻縣不如也然急公字弱播播其聲旁近縣人歸之以生而恃以為安者亦加於弱縣之上夫致人之歸而安或易以一縣能之而難以一家能之是必有道矣而淳仁可諉曰不知乎知其難能而亦能之茲而居易能之地操易能之權而顧有不能乎世亦有詭匿晦藏遇事引避多其身謀若鄙夫懷金訑訑忍而不施者

而大家子揮金若土炭惟視其急者施之而歸安之民久不能歸而安縣虛其名以待是亦急者也天子宰相用淳仁淳仁大家也其將何如胡光貞董壽夫與予皆與有世戚於其行也飲之酒而問之

壽七十翁張君序

予昔泝舟鉛山舟之人曰是有張氏之老能啚精導氣澤其顏如童力其步趨如飛或異人也予訶止之既而入境汲溪飲其水齒冰寒沁入骨髓觸毛孔以出山筆

卓鬣鬣立溪側危欲墮銳欲刺腰腹皆孔洞睥睨類有物巢穴其中者予乃愕焉始憶其所謂異者安知其不果然邪及登涯入費氏予友子充之宅則又羣水潨焉蟄入石罅魚鼈汩汩狎人林鳥之巢引手可探坐間鬚翁指山畫地嘸津欠伸若皆能遺外形骸爲冲虛澹泊意無亦因其地之異也而皆習爲異邪或不必習爲之而自異若是邪予乃問張氏之老曰是去十里爲汭川其居也訊以舟人所云曰無之張氏有土田久矣與吾

費敵世亦與之交婭婿然其以醫神於鄉而遂以藥其身今距七十無幾矣或舉其年以語人人無不以其為戲者抑以是傳而遂訛也邪予問子充子充亦云蓋其習皆然而遂相忘其為異也乃所以為真異邪若曰醫天下之醫庸以殺人者不論也而庸以殺身者亦有矣而又何神乎則其神者無乃有異術而假醫以避名邪予常苦羸而多病思即醫醫輒庸求所謂異術者不可得得張氏之老有子充為之階善也又掩覆隔去若是

然於予心終不忘今年意其已七十矣即子充問之則縑素在几屬筆於予曰以是歸為壽予甚欣欣書其事子充笑曰使世知有張廷揚為異人者未必非斯文也

送蕭正科歸建昌序

凡都邑醫陰陽其官署皆以學名其官亦以科術訓名若與儒等然則其官亦師也厠名於其中者亦弟子也凡師皆以教弟子皆以學而此之所謂師云者其亦主於教乎所謂弟子云者其亦主於學乎今天下他之郡

邑醫隂陽師猶有教者乎弟子猶有學者乎吾不得而知也至吾建昌索所謂醫隂陽學吾已不知其處矣醫之入閭閻投湯劑紛如巫之鳴鼓角為病夫呼呵鬼神亦紛如問其師不知也改而問其官曰吾已歲入貨無吾撓也官旦望望守令而趨與小吏竊片紙下坊市乾沒汲汲問其弟子不知也改而問其部曰半已供吾貨矣故醫隂陽官人以貨視之而賢守令亦醜其為至改用富人之良或宦室之良子弟而吾蕭尚明亦在薦為

醫正科被檄來京蓋欲浚源流杜貨賄非必其能以業教授也尚明栢崖先生之館甥年富而家務孔殷意甚難之先生亦甚難之然業已無能改為隱忍服命而歸先生出古方書納其囊曰而行為人師貨不而虞也然醫將也藥兵也建昌四境皆用兵地也而將將之將也慎毋俾羣將妄用兵哉謂吾亦建昌人休戚實同命書以為臨岐之戒

壽芳圖詩序

壽芳圖唐齊説實持以來予見畫史寫菊其上綴詩百篇不知其何哉所謂壽芳者又不知誠之作之其義云何然齊説之見予也夫豈徒哉則俯而流觀之其有陟岵屺之嘆歟其有望雲之思歟其有殊方之羈歟其有牽車牛而遠服賈之業歟其有弗自洗腆用慶父母之懷歟此詩之大要也而顧於菊也判然若蚍蟬之遺蛻而不與也而亦何取於菊乎哉噫物之壽者其質堅檀櫟之類是也菊可爪而折也物之芳者其色麗芙蕖之

類是也菊闇而不揚也此其見遺又何怪乎然當夫高秋凄清以露以風霜則隕之喬者葉脫夭者根萎而目睫間之生色淡而不厭者菊而已矣然則謂之壽可也謂之芳亦可也而況物之壽者未必芳芳者未必壽壽芳獨歸之菊亦何不可齋說聽然而笑曰智哉子之知吾甥之心也吾甥汪氏名顯客遽思其二親而為之首當有序吾為丏子子諾之乎請書此足矣

送憲副李君之任江西序

元年予為庶吉士獲交今江西憲副李君君時亦始為御史人皆曰此前句容賢令也予問之句容之人無虐於豪無苦於冦無灾於饑予嘗忿而嘆曰吾縣何辜而不獲斯人乎今無及矣然猶幸一按吾省庶幾吾縣其中也而君且往甘並邊視儲峙還按蘇松常鎮四郡四郡之人來曰吾四郡若安堵矣予又忿而嘆曰吾省何辜而不獲斯人乎然猶幸滿御史為副使庶幾於吾省也而天下之省十三副使二十有六江西二人而已即

君副使也何能必於二而必不於二十四也又况丞於
寺議於司而不為副使乎此予之於君恒耿耿也乃今
不失予望其亦幸矣予又思予之幸得君以君賢者也
賢者位於縣縣之人安位於郡郡之人安位於省省之
人安朝之士有不欲其省郡縣之人皆安者乎然則人
之幸得君者亦多矣不獨予也以予欲省郡縣之人皆
安知人亦欲其省郡縣之人皆安而君茲為予獨得之
而為一省郡縣之人喜要亦私而已矣非公也孰若置

君於朝坐廟堂而佐吾君出清明之治則天下省郡縣之人皆安是為天下公共得君也不亦廣哉然不知持衡者亦有以聞此乎聞而必行之古人事也而今豈不古若乎張君熊君九人皆君同官來以贈言請予先有私論僭攙入之以見予之有意於君也

壽楊母太夫人八十序

戚畹有壽母賀者戚畹列侯閭至列侯有壽母賀者列侯戚畹閭至然無保傅卿大夫士至者保傅有壽母賀

者保傅卿大夫士至戚畹至列侯亦至卿大夫有壽母賀者卿大夫士至戚畹間至列侯亦間至士有壽母賀者士大夫間至卿亦間至然無戚畹列侯至者戚畹列侯去其鄉久賀有族屬之至者無子弟親戚之至者保傅卿大夫士家於鄉有子弟至者亦無親戚至者親戚所不能已亦有寓物而無寓辭此其凡也楊莊敏公李太夫人年八十春坊贊善知休武庫員外郎知徽京府知事知止儒生知舊之壽母也莊敏公功在天下官為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黄閣羣公宿有文會焉武庫階大夫春坊上士也武庫壻于豐潤伯而夫人之宅與皇舅瑞安侯比壽域之開匪見則聞也三月初吉實維其期而知舊走至自陜韓侍御髙行人皆里居之戚也亦以伻來致幣辭而予翰林暨二春坊士大夫春坊之寮也期以辰執幣入即賀位武庫之寮有武庫有武選有職方有車駕與京府之寮其入亦當不異是然至是也予當静聽之有鼓吹曳綵簇錦横闥而入者非豐潤乎必

瑞安也而或行唱聲隱隱逶迤而向邇即黄閣之騶且及門矣則保傅卿大夫士至戚畹列侯至子弟至親戚在數千里外者賀辭亦至焉是又為難也其辭行人書屬予為之因著楊氏一時之盛為諸德門冠云

送貳守陳君之任泉州府序

廬陵陳景元當弘治十年之春銜命往同知泉州府事以其弟景昭與予善過予問吉所由以道泉者予閩楚之文人也應之曰知之其道有三其西自豐踰寧徑南

豐由百丈嶺入嶺之下為泰寧其中舟下淦川過劍江泊洪捞衡河以出臨川泝盱底黎由杉關入關之下為邵武之川其東舟逺洪下之泛番湖東折而望上饒之江經鉛山由大安關入關之下為崇安崇安之南為建安泰寧之南東為邵武邵武之南為順昌建安自東而西順昌自西而東合而至於閩中閩之南折為莆中泉在莆之西皆水行也然官之行也以家隨有妻孥焉西之程其徑倍於中四倍於東而百丈之西皆山行蘢蒪

中或鳥道緣絙而上雖得捷至然畏途也為妻孥憂東
中多水行而東有番湖之險濤瀧蛟鼉不測之虞憂灾
十倍於西而迂又過於中惟中實安流也其至無西之
捷亦無東之徐請擇焉景元喜曰吾玆至泉官吾家也
民吾妻孥也若作威以怖吾民而求事之易集導妻孥
於畏途以捷吾至躁人也假寛緩之名而養禍以遺民
迂妻孥於不測之淵即至焉亦幸耳愚人也吾求不疾
不徐無灾無害者吾惡夫躁者吾又哂夫愚者吾以是

治泉其庶幾乎且吾問道泉聞治泉術吾得多矣退告於國相蕭君書吾言以去景元先少司寇公之子起賢科有大志聞言觸類而長如此豈泉之郡足掩也邪吾族之

送通判楊君之任漢中府序

漢界雍梁之間雍之北冀冀之南豫豫之東徐徐之北兗兗之北青而漢陰之地於是乎盡梁之東荆荆之南東揚而漢陽之地於是乎盡皆盡於海也以九州之大

而南北之脈絡判於一水之源漢不可槩以他水論明矣水之最大者河江次之淮又次之其精氣皆不能以上貫於天惟漢為然故初昏之候疋練判然截於箕斗之間若有所經畫者是亦曰漢詩曰倬彼雲漢為章於天豈虚也哉要其源當山之巘無所障蔽而山又最高與太虚逼睽乃爾然嶓冢之山吾未一登之不知其果何如也或曰漢水至清令其入江之處若潑黛於瀋判然益形是其清瑩之極乃上影耳是二說者亦未有以

審也然要之其疋練影影人不敢不謂是水者為之是則同獨其判南北之脈絡必辯方域者能知之否則必至其地者也雖然至之而不知之亦何害邪若官其地者不知之吾不知其可也郡之官其最尊者守次貳又次判令兵馬指揮楊君為之夫判判夫事之利也行之害也止之斯為得職亦世之為吏者云爾也有志乎古者亦止爾為乎人至於守固賢者矣烏有賢者而咈夫志古者乎守主居守固倚判以外詢也捫參歷井尋漢

燒之棧求金牛之鑿以及木牛之遺雍迤以北可飛輓之阪梁迤以南可泝漕之川可轉嶓冢投之壁峙粻庾芻繕甲韜仗用備非常而為西陲殿密與守圖之判茲大利害乃與漢地稱真判漢者也然此其清非如漢之可以鑑暎則眩眯混沌不能也其置身之高非如漢之源於孤巘其上無上則牽制障蔽於庸衆人亦不能也君其亦知此乎漢之判未可以他之判為也慎勉之哉

無錫華氏族譜序

華無錫縣大宗也起南齊孝子寶寶父豪於華為始祖然亦以寶顯亦遂顯華氏華氏顯後今三十有七世歷陳梁隋唐南唐宋元迄今凡八朝千五百年縣或隸晉陵郡或省入晉陵為一縣或復為縣郡或改常州州復為郡郡復為州州復為府或隸浙或隸京若奕碁然華固一岷庶之家耳且無與其紛紛也地志云縣西有闔閭城夫椒山東南有泰伯瀆西南有黄土瀆皆强吳時遺蹟東有泰伯城今為梅里華氏居處葢吳故都也吳

二十有三君皆傳代於此號為久長是固泰伯之讓有以啟之然周公卜世于洛曰惟洛食人皆謂周世之長有賴乎此然則吳之長亦或有賴於兹地而未必純以讓也嗚呼地豈可以少哉吳亡子孫散布四方其地不知何屬晉始聞屬華氏寶以孝啟孝讓類也其事與泰伯相彷彿獨其為庶無爵位名號與吳繇然其千有餘年抗然獨存畧不與世之紛紛而隨以推移更革者故得以種其子孫蕃其枝蔓視吳之困於仇隣無寧歲而

卒以亡者亦異矣必曰孝之澤長然澤也者大約皆五世而斬要不至是也或者地之使然是歟雖然地善矣木之植于上者斧斤旦旦焉伐之雖有喬木鮮不仆矣而曰地之不善可乎此吴之所不能有而華卒得以居也華之子孫欲以孝亢宗焉宜取諸寶其先也欲以讓睦族焉宜取諸泰伯嘗居其地者也而以是培且植則自三十七世可至於千百世與玆地為始終是務培植慎斬伐而不専恃地者也若徒恃曰玆地善其果得為

善乎光禄署丞汝德大懼二者之難擇而又華氏廢興之機也因取舊譜考而修之丐予序其首以告派系宗法譜者之事予不及知

送熊君之任廣西按察僉事序

吾同年三百五十人閱禮部所放榜時獨吾熊君文應已頽然首弁人固駭然異之閱及其貫貴之偏橋長官部人人又大駭異焉不知其實吾省豐城人也已從貴藩事舉順天矣吾為遍語之始間有知者比廷對當釋

褐雖大魁亦然而文應無庸乎此就釋褐論之其固先乎大魁矣况餘人乎入試户部初筮主事得刑部主事品正六大魁初筮修撰品從六仕軔之發又先大魁也積六七年又自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司僉事品則正五位則方嶽之尊也大魁雖天子侍從臣而品尚仍其初文應之先之也亦酣矣哉雖然仕之榮進先之未若以功業先之也大魁今春坊贊善費君子充吾嘗評其敏如倒囊出物而其富不可窮也如淵泉風之遺其上也

可使成文而又不可掠而去也亦如之是何難於功業哉而今制文學之臣主沉沉於館閣中即究其用也亦功在天下天下陰受其福而人不知豈若僉事者朝吾行而夕在人耳目哉况以吾文應為之吾見其有甚焉者夫偏橋夷部也若穽然從事於藩則緣而升矣然猶幽於窔也賓興於順天則鑿牖而睹其光矣然猶阻於扃也進而立於三百五十人之數則既遊於庭矣又越常資而與於方嶽之列則登乎堂矣孟子以苦心志勞

筋骨餓體膚拂亂所為者以為可以當大任若文應者無亦苦乎無亦勞乎無亦餓且拂亂乎如是而未可以當大任樹事功孟子之言其亦誖矣吾故曰有甚焉者而況廣西之民引領北望若饑渴然文應亦傾橐飲食之而已矣何勞也邪政成躋大登朝顧館閣有無咎無譽者為之出德色是知已而不知彼者也異時吾雖耄休矣隙中觀鬭尚能知一勝負焉豐城諸君别筵具陳來督俚言為序吾亦欲告文應因以是復之

送趙君尹南城序

吾縣域民以隅關鄉區為號隅有四關如之鄉加隅之一區視隅則四之隅城四隅也隅東坊關城外也謂郭也關東廂關之外為鄉鄉東都都凡七十有三都東里里凡二百四十有五里有長合坊廂之長二十有三凡為長二百六十有八以分隸於四四之區區凡三長合為長四十有八蓋二百六十八之長皆聽命焉以督夫二萬七千有奇之租留漕充折而歲會于戸部其茶菌

錫牲之品之達於禮部以轉於光祿羽革弓矢五金丹
汞百需之供于工部以轉于他司則二百四十五之長
朋輸之飲祭賓興使旅供給之費部使送迎騎乘之出
藩國儀衛之役歲時之候則二百六十八之長參焉無
所與乎四十八之長也若佚矣然四十八家之承代也
其名曰僉僉云者衆所舉之詞也故至數十年近且十
年不得比二百六十八家之歲踐更焉人亦久而舍其
業次者蕩産者往往嚬呻咨嗟以戚幸一釋去以為更

生二百六十八家者十歲始一值而亦當其輸也每愆其期聞有箠殘其膚者矣縲創其胑者矣噫吾未毫毛爭先取勝恥後焉以悅其長上者吾不及見歟其豈非吾縣之民歟今也何為至是邪其亦豈非吾縣之民歟官之斂也日增而民之生也日蹙而已耳縣官者受之於其所臨轄者也胡能損其增也緩之而已矣胡能展其蹙也息之而已矣雖然息非緩不能也然緩則於其身也時有譴焉為民而獲譴不怨且不變非君子不能

也是誠在諸令尹新令尹太平趙君吾知其君子也於其行也故敢以告

送益國長史胡君之國序

古未有益州其地為西南夷邛筰冉駹夜郎滇爨僰諸境漢始通而郡之曰粤嶲曰牂牁曰犍為曰益州而領以益部刺史益之名遂與堯十二州並稱于世或曰益加邑為隘其道險隘故云或曰益大也其境廣大故曰益也余以為二說皆非也堯之荒服止于二千五百里

漢都關中其西南二千五百里已盡于巴蜀沅湘之交其外尺寸於堯制為外地廣尺寸是為益尺寸也况越數千里拜君長以百里而曰非益可乎在易益之六二曰或益之十朋之龜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故謂之益而益之開郡象犀珠玉文禽理木貝錦之美自是源源而來坌溢於中國為萬世利獨十朋之龜之益乎哉名以益宜也葢漢人意也今天子建親藩首興次岐又次亦以益嗚其國封子建昌於天文其次鶉尾鶉尾火位

也火土母也國家以土德王兹封也而冠以兹名也得無意乎漢東平憲王語帝以為善最樂至今誦為美談尚能興起况當時掖庭之間左右僕御聞之能無改思易慮而為善者乎其裨益漢治也端必有出於象犀珠貝之上者不然嗣帝祀之何為哉雖然王之賢疑亦有賢傅存焉爾然今不可考也若吾王之傅則又天子自選於吾進士得吾胡君也君邃於置輿地圖於胸中也卜之常以辯博窮人而預處人之休咎多奇中雖相天

下可也茲其翊王以往舟次于江益之諸水注焉其告曰是源窮而為益然國不在是也至國之日其告曰茲為益國也移益以名之也漢之始置益也以其益於國也今移以名也亦然斯為益國也今將見東平王且見其傅也余亦快哉君蘇人余同年之益友也同年在院者皆有詩送之蘇人其君憲清謂余益之民使為之序

壽周太宜人七十詩序

李敬敷作周太宜人陳氏七十詩褚宏望繼作之張本

寛又繼作之中朝名流又皆繼作之由是詩遂成帙三君屬予序之擇時日授使者出分寧而以七月十六日獻夫三君刑曹郎也刑視諸曹為劇劇則不暇乎他為若詩者又必宜搜雕刻圜非不暇者所能為也而分寧又在南州山藪僻處遠京師四千里其間即隱逸獨行之士亦必沉埋潛伏終身不能齒於中朝士大夫之口者容獨一二人而已乎而况於女流乎分寧者相傳宋太史黄公來獻日益凋落縣亦隨以闇闇無聞至今河

南方伯公瑞始以文章宦達者刑曹主事公儀踵焉公遠又踵焉而四方竦然又始知有寧縣者縣實賴周氏以盛也而周之兄弟二為太宜人子然則繫一縣之盛衰者太宜人也夫繫一縣之盛衰於數百年之間天下凡幾縣如是者亦凡幾人且婦人也不其難乎雖其夷裔宜旌而頌之况分寧邪而三君者與刑曹同官且同年固不得以劇辭矣詩曰多而至於戍帙者固亦莫之能禦也予與河南定文在駕部時常拜太宜人於邸閣

退而以其母儀頌于他門使為矜式傳者又皆言梅月先生酷孝其母嘗貸數百金脫其舅于獄太宜人紡織紊畜節縮服食以償之終老無愠容無德色則所以繫一縣之盛衰者其豈偶然哉予之生也後不得與先生接而挹其先達敦厚之風且不知天之何以畀其能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天其或者挹先生以注太宜人乎審然諸詩之禱非空言也予序詩者尤為之喜而以言

丁氏新居落成序

盱之水流坤隅以出堪輿法坤地戶也水流地戶其民出出主昌數世有熾其光故俗承之好以商賈爲業往往取四方之貨賄如探囊然其非甚塊然者或廢疾病者不甘老于鋤耰塲圃閭而民之服食宛與京邑等殊不類南方山澤中戍籍者世所深避者也而亦樂之取將符侯印前世爲多今天下之平久矣亦皆能致千金歸市田宅爲鄉亦幟所在皆能務爲壯觀京師崇文門

貢車商乗聲訇跡蹦鋪金市地乃可得之而衡衢之北吾丁仕隆買居焉故積潦在下令坌高而燥故簷瓦脫墜令鱗次而整故棟腐欲欹令虬騰而厲崇垣外周重扃内固始之於其季仕玉成之於其仲仕元侯門在其西相府列其東潭潭其深巖巖其高塗之人曰伊誰氏之宮也停驂而矚之吾邑人之過者誇諸塗之人曰壯哉吾鄉隣之居也邑之來輸者曰何冠之憂貧無儲資者曰何露處之憂舉欣欣然相與舉酒落之而借言於

予子獨曰吾盱山水之靈其使然也

送羅貳守考最還東昌府序

會同館水道二十驛曰崇武驛東昌府也京師南出至是始得府四方萬國之來越是府即底京師吾嘗三過之而譬其地曰人之咽喉也官曰浮圖絶頂之鈴鐸也民曰轃下之駒也或問之吾祕焉今年秋吾宗人修篤以府同知考最歸同知官亞於守亦尊矣居其地而治其民者也可無告乎修篤亦自計夫今之天下東之倭

南之琉球暹羅斛安南浡泥西之烏斯藏朶斯甘西北之哈里土魯番于闐諸國之方物腹裏諸州之土貢歲漕源源供於上方實於京師葢如實於人之腹然然必水道也有能越東昌而飛度者乎吾論東昌固咽喉也握符傳詔貴戚大閹豎旗鳴鉦勢自天下舟日夜織乎其間柙虎逸而噬人道是用梗亦視其官之何如以為伸縮縮矣莫之能梗矣則羣譽而郵之曰能能之聲易與徹宸聽布天下他郡之官其能倍焉而其聲終亦莫

之或先也吾故不徒曰鈴鐸必曰浮圖絶頂之鈴鐸也易於發其聲也然而執雞酒束薪叕累累然伺候於涯之上者旁午踉蹡走而集者裸跣折腰踵交躡輓曳于泥塗而背瘡甚者荷鍤負畚浚於溉而秉燭夜作者盡東昌之民也而他郡不與焉轅下之駒亦如是而已自修篤居三載於此咽喉之地也吾惟懼焉而側聽焉而乃寂然頌聲日至顧若鈴鐸之耳也雖然所快乎吾心者轅下之駒將何日而息肩乎官之有長猶家之有長

也守是也幸相與圖其成焉吾謹竢之

圭峰集卷六